

文學報告論

E·E·基希著 賈植芳譯

論報告文學

E·基希著

賈植芳譯

泥土社

出版者：泥土社

上海市人民政府工部局登記證字第0064749

•上海深陽路——五六弄——號。

印刷者：大眾文化服務社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版。

印數0001—5000

目次

一種危險的文學樣式		三
「列寧同志問候你」		一一
基希及其報告文學	 T. 巴克	二二
出版者的話		三

論報告文學



一種危險的文學樣式

E · E · 基希

關於被一切資產階級作家宣稱為毫無價值的特殊的文學樣式——速寫 (Sketch) 或報告文學 (Reportage)，我有幾句話要說。這種文學樣式，我想，實際上也為速寫作家自己所見輕，就連在這裏出席會議的諸位先生，說不定也會有瞧它不起的。

真正說來，雖然像約翰·李德，拉利斯·勒斯萊（蘇聯作家托萊切雅科夫，柯爾曹夫，德國的戈里亞，以及其他許多作家，都是如此。）那樣人們的作品已經出現了——這些作家的作品，已經證明了基於事實材料所寫的速寫，也能達到獨立的藝術作品的境地，但速寫作家或報告文學作家仍被人認為不過是最低級的新聞紀事作者。讀了上述各作家的作品而不了解這種情形的人，一定能從把持着

批評界的人們的惡毒的非難中得到理解的罷？

資產階級批評家的這種惡毒的攻擊，與其說是由於這種樣式是嶄新的東西，還不如說是由於這種樣式在其本國的危險性。請允許我舉個實際的例子來說明罷。三個月左右以前，我曾在錫蘭島停留過一個時期。在旅途的船中，我曾讀了關於這個島的各種書籍——半官方的遊覽指南，各式旅客嚮導社的廣告性的小冊子，以及文學家的遊記文。當我把這些書籍和這裏的現實情況相互對照了的時候，我就不能不感到驚異和反感了。我在這個島上看到：從十月到一月之間，有三萬以上的兒童因瘧疾和營養不良而死亡。這裏的百分之八十的兒童，餓得連走到學校那樣的力氣都沒有。這裏的人民每日在鞭子下生活。土人什麼工作都找不到，因為資本家從印度輸入了更低價的勞動者。這裏的人民吃着草根樹葉，每日繼續有人走着由乞討到餓死的道路。

然而，旅行速寫內寫的是些什麼東西呢？他們所寫的是這裏的珍珠島的美

麗，衝激海岸的波濤的音響，永遠在顛波的水筏，往昔的王宮廢墟，以及其它關於自然的美及古代文化的遺跡等等諸如此類的東西，對於可厭而又可怖的日常生活，隻字不提。

但是，如果我們對這樣紀事的編纂者加以責難的話，那麼他們就會這樣回答：我們並沒有扯謊，巍峨的古代宮殿和美麗的自然景色都是實際存在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會認為我們是要生硬地嵌入某種主題，而這則是對他們的創作自由的一種壓迫，所以要起而反抗了。因此，他們反而攻擊我們，無異這樣說：「我們是完整的藝術家，你們不過是一羣陳腐不堪的政治煽動家，是失掉了幻想能力的枯燥無味的公式主義者。」

不過，要是具有社會氣息的人在錫蘭島上看到了我所看到的事物，可就引起了這種誘惑：這裏原來是醜惡的，應把它記錄下來，把那些恐怖列舉出來。面對着人類的悲哀，想要哭泣，想要叫喊，對於被責為政治煽動家自己甘願承擔下來

——這種種誘惑就都很強烈的發生了。因此，把這些事實直接地給以一種有獨立作用的可能性，不加任何潤飾地把這些事實傳達出來，——顯出自己原來並非從幻想出發，這種誘惑也就發生了。

要使這種誘惑不致失敗，作家必須要像不使作品失去藝術性那樣地審慎地選取繪畫器具，在正確的展視中，組織自己的記述，而必須把它作為是藝術文告——藝術地揭發罪惡的文告。因此，就不能用平面的、靜態的唯物論方法，而必須要求達到辯證唯物論的方法，必須創造變化中的前景。作家必須能從現在的關聯中顯示出過去和未來。這是推論上的幻想能力，這本來是從陳套與政治宣傳中的解放。然而，在為了作品的藝術性而從事各種努力之際，必須顯示出真實性——完全是真實的東西這一點不可。這是因為，對於科學地被證明的真理要求，——即報告文學作家的作品，不僅對於世界的剝削者說來，即對於作家自身，也是一種容易招致危險的東西。這種工作較之沒有害怕被反駁必要的詩人工作更其是危險

的。

對於不失藝術的樣式和規模而同時又能正確地顯示真實這件事，較之諸君所想像的是一種更困難的工作。速寫或是報告文學，它雖然是勞動和世態的表示，然而在今天，我們知道，它仍然常常是模糊的，刻板的東西。祇有能達到自己目的速寫作家，才是真正的藝術家。

真理是藝術最上乘的原料。所以要認識沒有自由的法西斯統治下的國家，決不能不多多地理解政治。在這種國家的文學中，充滿了麻木的冷淡，關於嗜血和新領土的抒情的空想。在這裏，正是由於作家對於人生問題缺乏理解，所以也就不能正確地提出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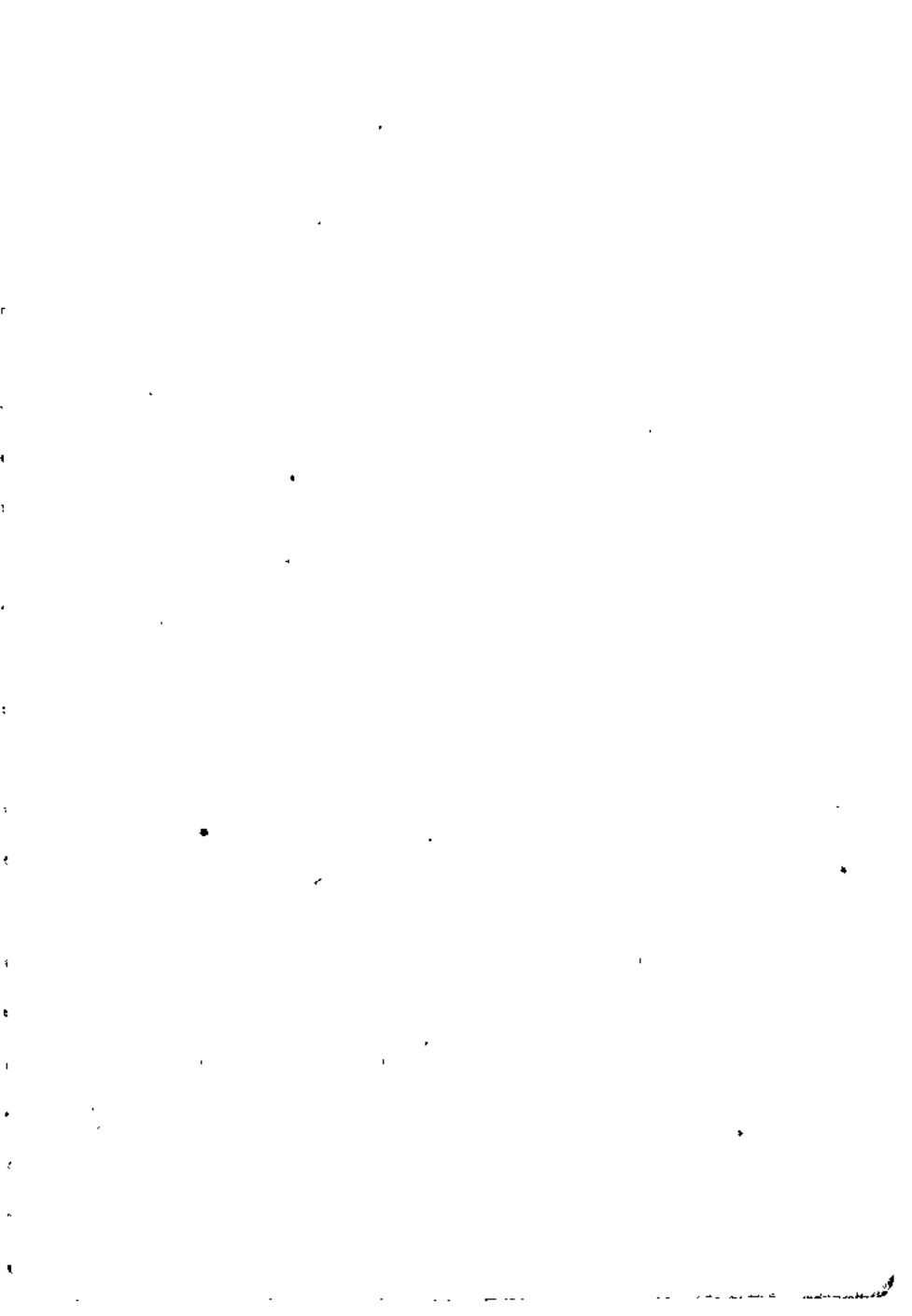
我們最敬重的是人的生活。我們必須把我們的文學為人的存在和意識服務。

譯後記：捷克的優秀報告文學家基希（E.E. Kisch 1885—1948），對我們並不陌生，他的以我國為題材的長篇報告文學作品祕密的中國（China Geheim），抗戰前曾有周立波先生的譯文。

這篇一種危險的文學樣式，是一九三五年在巴黎舉行的國際作家擁護文化大會上的基希的講演，當時德國法西斯猖狂一時，大大威脅着人類的和平與安全，它是科學與文化的死敵，正像今天的美帝國主義一樣。基希的這篇講演，充滿了高度的戰鬥性和強烈的政治性，通過他自己的創作實踐，來論列報告文學這一樣式的特點和要求，實際而明確。所以把它譯了出來，為對這一文學樣式有興趣的人提供一種參考。

譯文係根據日本高田雅英的譯文轉譯。收在小松清編的擁護文化一書內，一九三六年東京第一書房刊行。

（賈植芳譯）



「列寧同志問候你」

E · E · 基希

從前，——摩得洛塞克開頭說——那是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好多年以前，有一個住在布拉格的波蘭同志來看我，「摩得洛塞克同志，列寧同志教我問候你。」

「是誰？」我吃了一驚地問。

「是列寧同志，怎麼，你不知道他是誰嗎？」

「我當然知道他是誰。他是俄國黨內的左派，但是我和他沒有交情。」

這時，倒是那個波蘭同志驚異起來了：「你不認識他！我剛從克立科來（他或者說的是華沙，我記得不很準了），列寧在那裏對我說：『你回到布拉格的時候，務必到摩得洛塞克同志那裏去一輪，代我問候他。』他特意地叮囑我這麼做

的。」

我只好謝謝我的帶信兒來的客人了，還有什麼辦法呢？但我總弄不清這是怎麼一回事，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列寧。我也確實認為列寧沒有聽到過我的名字，因為我一直是在捷克的黨內活動，沒有在外邊跑過。

後來過了一年，尼米克同志從布魯塞爾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回來告訴我：「呃，摩得洛塞克，列寧同志要我代他對你致親切的問候。」

這一來，事情變得更古怪了。因為就是這一年——一九〇二年，換句話說，在這兩次問候當中——俄國的布爾雪維克借我們黨的辦事處召開了全國性的黨大會；我知道列寧是出席的，（我相信他住在市外扎司克夫區的瑪希加旅館；沒有疑問，是處在警察的嚴密監視下面，因為他被看做非法的人物。）那麼，如果列寧要帶信問候我，他為什麼在住在布拉格的期間不來看看我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始終找不到答案。